

OXFORD



董桥
英華沉浮錄

⑥

海豚出版社

英华沉浮录 六

董桥

海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华沉浮录 六 / 董桥著.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10-0807-7

I. ①英… II. ①董… III. ①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IV. ①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1317号

封面题字:董桥

总策划: 林道群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李忠孝 朱璐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于浩杰

出版: 海豚出版社

网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编: 100037

电话: 010-68997480(销售) 010-68998879(总编室)

传真: 010-68998879

印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32开(880毫米×1230毫米)

印张: 10.375

字数: 110千

版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0807-7

定价: 45.00元

繁体字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出版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简体字版 © 海豚出版社 2012

目 录

- 1 会批命的布政司
- 3 《沉浮录》结集小感
- 6 贝聿铭乡愁变奏曲
- 9 “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 12 听那桨声，看那灯影
- 15 古道西风鞭瘦马
- 18 画完最后一笔文人画
- 21 “That’s too good!”
- 24 “各苦生民数十年”
- 28 黄色藏书资本家
- 31 啖几颗西园挂绿
- 34 像她这样的知识分子
- 37 轮到我在春风里
- 41 陈冲也读Kundera

- 44 访烟波缥缈之楼
48 吴靄仪的信笺
51 老舍买画还给吴祖光
55 毛泽东烧香拜菩萨
58 信如心细
62 哭吧，王蒙！
66 进士第里的几声呢喃
69 文化在静心斋里传灯
73 援庵先生给儿子的信
77 酒肉岁月太匆匆
81 谁愿意做螺丝钉？
85 张爱玲不听电话
89 “这灯儿，不亮了！”
93 野火那么猛的文字
97 刘旦宅画里见文采
101 怀念梁医生的叔公
105 郑振铎炒焦了股票
109 悼“文学良心”之逝

- 113 文洁若写林徽因
117 吴晗迷失在旷野中
121 老佛爷听戏看病
125 花花草草都伤心
129 送别金铨
133 杜南发笔下书画因缘
137 萃锦园中满地相思
141 杨振宁的美学经验
146 “你要善待这个人！”
150 “这些人都是有用的”
154 幻境中的名士
158 在阳台上看霭霭红尘
162 罗素的不平之鸣
166 海棠花下的革命情人
170 陆谷孙的生死恋
174 读《林家次女》浮想
178 “弄颜色玩玩的人”
182 敬爱的老师

- 186 我跟梁爱诗的舅舅吃饭
190 骂“共匪”长大的一代
194 忽然又怀念徐訏先生
198 寄伦敦的信
202 运气不济的翻译家
206 老《大公报》的铮铮风骨
210 李鸿章这家伙！
214 中英谈判中的两位传译
218 院子里那棵苦楝树
222 傅斯年是母鸡
226 胡适之到哪里去了？
230 “为天龙八部所见”
234 “苏雪林是谁？”
238 孙中山在大学堂的演讲
242 因为吴健雄是女性……
246 现代文学笔记两则
250 章太炎是“章疯子”
254 我请启功先生写字

- 258 讲真话的人
- 262 小东西的上帝
- 266 “学辜先生的英文”
- 270 《辞海》的三位主编
- 274 冬安
- 278 送别书店巡阅使
- 282 吴宓开灯寻找高尚的祖国
- 286 于右任家书八叶
- 290 金耀基站在历史的楼台上
- 294 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
- 298 海棠落花时节
- 302 多寻几个明白人
-
- 307 附录

会批命的布政司

罗斯福总统的夫人离开白宫之后曾经给下一任总统的夫人送上锦囊，规劝第一夫人必须注意四大要务：一、永远准时；二、言多必失；三、陪总统游街切记尽量靠紧椅背坐，以便夹道群众都可一瞻总统风采；四、千万减肥以免霸占后座三个座位。今日的第一夫人当然不必这样过分委曲了；女将叱咤政坛的时代已然来临，罗斯福夫人的锦囊大可转送给“第一丈夫”了。

香港布政司陈方安生当领袖确有可取之处；值此风雨飘摇之夕，她毅然预测香港一九九八年一国两制的政策顺利落实，回归之后港人正式治港，大家必须抓紧机会塑造香港自己的命运。领教之余，更觉得香港正需要这样一个不怕言多必失的领袖。

三十年代美国著名煽情报业大亨William Randolph Hearst 在一篇社论里说：“政客为了保住权位可以无所不干——甚至不惜变成一个爱国主义者。”（A politician will do anything to keep his job—even become a patriot.）此话幽默中大见智慧，就像陈方安生引林肯警句以明志那样有智慧。她引那一番话既可解释为甘心出任行政首长的副手，也可解释为她不怕出任行政首长，林肯的话是引给北京听的，让北京知道她会“知其是而拥护之，知其非而离弃之”。至于她给香港批命批得那么好，香港人只好拭目以待了。丘吉尔说，所谓政治才能是预测未来的才能，也是万一事后证明不准又会自圆其说的才能。陈方安生有这份才能。

（1996年1月30日）

《沉浮录》结集小感

今天一大早乔志高先生给我来电话；到了中午，电话铃又响，是林文月先生打来的。他们都来香港参加中文大学金圣华统筹的翻译学术会议。高先生是著名翻译家、美国英文专家，拜读他的著作十几年，成了我书房里的老师，教会我太多学问，他今年八十五岁还人健笔健。林先生是大家仰慕的散文家、名教授，他翻译的日本名著精致可诵，既是学术成果又是大众读物，笔下一字一句始终雍容典雅，数十年文如其人，让我消受望“月”之乐！这次他们来港，正好明窗出版社出版《英华沉浮录》第一辑，共六十九篇；我匆匆翻阅，不禁倍加汗颜。

此生结交学问渊博的师友太多了，难免觉得自己笔下东西十分寒伧。幸好大家都愿

意容忍我对语文的偏见，还不断原谅我任性挑剔文字，几乎把我宠坏了。乔菁华戏称我是香港半个William Safire，吓得我魂飞魄散。高先生的中英文修养才真的深厚，道行肯定比萨菲尔高，我是半个高先生就好了。这跟黄子程要他的学生读我的小栏一样教我愧怍。我引过李渔小说中讲八字的话，林超荣把八字的故事原原本本说给读者听，我竟有巧遇知音之感。罗孚先生看了我写茶靡之后还是弄不清茶靡是什么样的花，我后来又找到萧钟美《说茶靡》一文，说“暮春三月，京华茶靡开遍九街”，罗先生在北京可能见过而不知道那就是茶靡。我称赞地铁报告车程的小姐英文发音好听，有读者来信说，她把proceed的重音摆在第一音节上；后来细听果然如此，可见我真的是给她的声音弄得执迷不悟了。又有读者杨先生说，伦敦地铁的播音不是说“Please mind the platform gap”，而是说“Will passengers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s and the platform edge”。这当然更精确了。有一位读者在拙文上涂改加眉批，好像是说我错用“是何故也”一句，劝我下笔三思，因为医者难自医云云。只要他写得清楚一点，我一定知道我错在哪里了。还有读者给我删改一两个字，说是“和董先生开个玩笑”而已。这个玩笑开得好，我不反对他的改法；我实在不是毛孟静当初说的那样“不苟言笑”，也不是戴天说的那样“不领情”。我这个老朋友骂我“可恶”，真凶。

（1996年4月3日）

贝聿铭乡愁变奏曲

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名教授陈从周先生是中国园林专家，诗词散文都写得又多又好。十几年前我常跟他通信请益，他来香港的时候还跟他吃饭聊天。国际知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是陈老的好朋友。贝先生是苏州人，老大回乡期间，陈老陪他畅游江南水乡。烟火小桥，长巷深院，临水人家隔河呼唤，陈老说贝先生的表情太微妙了：“我有客怀忘不得，落梅影里别江南”。

贝聿铭的老同学王大闳最近在台湾报上也写贝先生。他说，他是一九三九年二次大战期间从英国剑桥转学到麻州剑桥才认识贝先生的。他们后来一起进了哈佛大学建筑研究所，同在葛罗培斯门下读书。贝先生喜欢任何美的事物，又是个美食家，到老还念念

不忘苏州的鸡头米。王大闳说，贝先生毕业之后应邀到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弹道学，其实是研究强力燃烧弹，美国军方准备拿去轰炸日本都市的木造房子，说是比炸弹的破坏力更大。贝先生后来说：“所以我对抗日战争也算有一点小贡献。”贝先生接着在美国一家犹太人开的房地产公司做建筑师，收入不多，跟家里要两万块美金周转家里不给。

有人说：医生错手医死人大不了把他埋了，建筑师则只能劝顾客多种爬藤遮丑（The doctor can bury his mistakes, but an architect can only advise his clients to plant vines.）。贝聿铭一九五一年在美国造了一幢木头小房子，据说是最单纯最优雅的杰作。欧美人大大欣赏，报刊杂志到处宣扬。可是，贝先生的父亲跑去一看，不禁大失所望，用苏州话说：“那栋房子哪能可以住人！”江南水乡人家与水为邻，贝聿铭那栋木房子却与树林融为一体，是他的乡愁的变奏曲，就像麝了太多洋水的

中国语文，长衫小襟人物难免不以为然。他们舍不得垂杨夹道，粉墙篱落；也舍不得修竹摇影摇出来的文章。这是中国情怀的反射。今日文字工作者面临的正是中西文化借鉴融汇的尺度分寸：粉墙既会剥落，木头也有虫蛀，偶然缀以疏密有致的藤蔓，未必不成情趣。

（1996年4月18日）

“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燕山夜话》里有一篇文章谈新诗，说“新的诗歌发展的道路问题，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似乎还难以解决”。新诗确实难写，写得好的也不多，可是有天分的人却继续在探索。明代王世贞说：“三百篇亡，而后有离骚；离骚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诗词歌赋不足以抒发今情今事，而后有新诗。旧诗写乡愁、写国思，吟的是“灵均作赋悲君国，岂独乡心入梦中”；艾青的新诗则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旧诗人眼看夜来秋雨打在豆棚瓜架上，往往谈狐说鬼；艾青不是这样：“即使我们死后尸